

人民藝術叢刊

4

報告文學

王 匡 著

躍進大別山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1949



人民藝術叢刊

躍進大別山

三 三 集

中國

中央文藝學院
系文藝團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北师大图 B2323699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版

躍進大別山

人民藝術叢刊

著者 王匡

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

發行者 張鴻志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甯波路六五五號
漢口 交通路
長沙 府正街
昆明 武成路



編號.437 版稅.96 — 15%

滬.0001—3000
3001—3000

前 言

民國卅六年（一九四七）七月——人民解放戰爭第二年的第一個月，劉伯承、鄧小平兩將軍率領的人民解放軍，在毛主席英明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渡過天險的黃河，以連續不斷的作戰，二日至二十八日，於魯西南之鄆城、鉅野、定陶地區，殲滅國民黨匪軍九個半旅及四個整編師師部，斃傷俘敵六萬餘人，勝利地揭開大反攻的光榮序幕。

八月七日，大軍即揮戈南下。經越黃泛區、沙河、潁河、洪河、汝河、淮河，千里躍進至大別山，又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攻佔了豫東南、鄂東、皖西大部縣城，直迫長江沿岸，完成了戰略展開。緊接着，陳毅、粟裕兩將軍率領的解放大軍南越隴海，陳賡、謝富治兩將軍率領的解放軍反攻豫陝。三支強大的反攻大軍，在中原形成了戰略犄角之勢。

這三枝大軍的南進，就根本改變了整個內戰形勢，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匪軍進攻解放區的陰謀，而且

使它們從此處於被動的戰略防禦，一天一天走向死亡；人民解放軍則從此轉入戰略進攻，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這是中國人民解放歷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大別山的躍進，就是這樣一個極可紀念的歷史壯舉。

記者隨軍南下，目睹我軍奮勇前進的勇猛姿態和深入國民黨統治區進行無後方作戰的不怕艱難險阻的精神，以及新區廣大人民和游擊隊對我軍的熱誠幫助與愛護，內心異常感奮！當時因行動頻繁，常處於六十——一百里的不斷奔馳中，想記下些什麼都頗感困難。現在，時間已經過去近兩年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更是出乎意料的快。而這個人民戰爭的戰略根據地——大別山，在我軍民的艱苦卓絕的堅持下，勝利的紅旗已永遠飄揚了。這些勇敢的英雄們，正繼一個躍進後又一個躍進，從勝利更走向新的勝利；但他們所寫下的每頁的光輝史跡，在人民心中將都永遠是那麼新鮮的。所以，我也很願意將已往的幾篇隨軍札記搜集整理，望藉此能提供出一些真實的事例或影象，並作為這個偉大的歷史壯舉中的一點小小紀念。

作者 一九四九、六、二十

目 次

躍進大別山.....	1
一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	1
二 蔣匪的泛濫戰術.....	3
三 橫跨隴海綫.....	5
四 挺進沙淮.....	6
五 強渡汝河.....	8
六 「天助」渡淮.....	9
七 草鞋、大米、小路.....	10
八 老蘇區.....	12
九 游擊兵團.....	13
十 游擊生活二十年.....	15
十一 捕捉戰機.....	17
十二 皖西行.....	18

南征散記..... 21

一 過黃汎區..... 21

二 夜宿前張營..... 22

三 北向店的早晨..... 23

四 進入大別山..... 23

進軍江漢..... 25

一 西越平漢綫..... 25

二 追擊下..... 28

三 襄河南岸..... 29

四 攻入安陸城..... 31

五 「總體戰」..... 32

六 勝利的堅持..... 34

蔣管區農村見聞..... 37

一 湖北蔣匪的「役政」與「糧政」..... 37

二 記蔣家朝廷的一個統治細胞——鄉公所... 40



鄧小平將軍在進入大別山後作報告



在大別山上學習時的解放軍

躍進大別山

一 當夜色降臨的時候

我們記者團一行六人，是在七月底到達魯西南前綫的。

在想像中，殲滅蔣匪九個半旅的大戰場，它一定是炮火連天，烽烟四起的了，但是，在大白天，給人的印象却並不如此。

在廣漠的綠野裏，在平直的大路上，以及在樹林蔭蔽下的大小村莊內，看不見大量軍隊的行動和軍需品的忙碌運輸，聽不到轟隆的大炮聲，緊密的機步槍聲或人喧馬嘯聲，連担架輾轉之類的戰時勤務工作，也不多見，反之，有時還只看到一輛輛的牛車，拖着二三十斤重的大西瓜、黃梨、紅棗，趕着上市，偶爾也遇到成羣的農民，不過他們是到黃河岸邊去修堤搶險的。要不是天空中不斷地傳來「嗚——嗚」的敵機聲，及火綫傳來稀落的爆破聲，使人還不知道這是個大戰場呢！我們尋找劉鄧前綫司令部時，從門口走過去了，還不知道，因為那裏還看不出一些戰時指揮部的樣子。

真是那麼令人難以想像的，一切都似乎在沉睡著，和激烈的戰鬥狀態比較起來，這簡直就是死一般的靜寂了。

蔣匪的美式機，整天的在空際迴旋，說為尋找目標，不如說是漫無目的地雲遊吧，在這個青葱的世界裏，原野與村莊，大路與河流，都和平常一樣，能找到什麼特徵呢？牠們常在大路上掃射行人，在小集鎮上扔彈，這是對無辜的平民散佈仇恨的種子，不是什麼戰鬥。

可是，當夜色降臨的時候，一切，都像突然的變化了！

無數的人，無數的馬，無數的車輛，無數的行列……從村莊上，從叢林中，從大路上，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看哪！到處躍動着人流！到處躍動着人流！像潮水泛濫似的，漫漫着整個黑夜的原野。在平靜的世界裏，忽然出現了千軍萬馬，這是一種不可捉摸的藝術，是戰爭史上的一種奇蹟。

我會在一個晚上，選擇一個靠近路旁的小高墩，過細地檢閱了一下這支突然出現的隊伍。最引我注意的，是拖着榴彈炮的十輪卡，吉普車和彈藥車組成的車炮大隊，當牠們從隊伍中穿過去時，銀白的電炬，交相輝映，把原野都照亮了。戰士們總是笑着迎接牠們，他們身上的機槍、步槍、刺刀，在燈光下看起來，和高梁桿子一樣，密密叢叢的樹立着，他們還笑車子走得慢，大聲喊着「加油！」成百成千的大車隊，是在隊伍的後面走的，馬蹄聲外，還夾雜着太行的翻身小調，這是趕大車的同志唱出來的。還有，那成千成萬的參戰民工，他們也跟隊伍一樣有次序的前進着，他們有的抬着担架，有的抬着剛從羊山集繳來的勝利品，在星光下，還可以看到他們一個個穿着白色的單衣，哼着「一二」「一二」的口令，左手隨着整齊的步伐有節拍的擺動着。

整個大平原都活躍起來了！整齊的步伐像在黑夜裏歌唱。

我們的部隊就是這樣的迅速運動着，愚蠢的敵人還在鼓裏呢。我們全部過了黃河，敵人還以為我們只有萬把人，想不到我們一下趕到了鄆城、定陶，蔣守敵五十五師等部全部消滅了，我們到了鉅野一帶，敵人六十六師還以為我們在定陶，結果又被我全部殲滅。

二 蔣匪的泛濫戰術

七月天，黃河北岸，田地都長着好莊稼。展眼一望，綠油油的一片，多麼可愛！但是一到了南岸，便是一幅枯萎凋零的圖畫。只隔一條黃河，雖然氣候人情一般，由於政治條件的不同，竟然如隔天地。

匪軍劉汝明部控制着黃河南岸，除兵丁糧欸的無厭抽剝外，還在大小堤壩上挖了工事，我們剛過河時，堤上的明礮暗堡，朗然在目，鄆城仲壩堆險工，過去民主政府積聚的木樁資材，匪軍到時，已將其焚毀了，約二百尺的堤壩上，即被挖有十六道一公尺半寬的深阱和兩個暗礮，堤都給挖透了，在劉汝明匪部的淫威下，人民不但無心於稼穡，而且還有因堤壩傾塌而至喪失生命之憂。

解放軍來後，居民即以全力修堤搶險，才在解放軍過河的第二天內，即有十萬人上堤，我們從修堤的地方走過，看到密集的人羣，像螞蟻搬家一樣，有的忙着搬運木石，有的忙着挖泥送土，打樁的打樁，計工的計工，大小車吱吱喳喳的叫喊着，喧嚷之聲，十里可聞。一堆一堆的，無數黑白點在波動着，千百萬個長久被蔣匪壓榨下的生命，在爲生存而鬥爭。

但是，蔣匪在被殲九個半旅後，陰險的計劃又被想出來了，他們想決堤放水，蕩平魯西南，淹死老百姓，趕走解放軍，即用所謂「泛濫戰術」。蔣匪一面以飛機輪番轟炸掃射修堤員工，一面又派兵搶佔堤岸，挖堤放水，壽張之孫口，崑山之國莊，張秋之陽城埠等險工，修堤民工均遭掃射。蔣介石還親自坐了飛機到黃河堤岸上視察。八月二日，黃河水位上漲兩公尺，蔣機即晝夜不停的狂炸鄆城之仲壩堆險工，每次來二三架不等，晚上投下大批照明彈，尋找搶險員工，一連狂炸四天之久。壽張南岸的楊集險工，壩頭及壩基被洪水刷去二公尺，民工正在搶修時，又遭蔣機掃射，與此同時，匪軍劉汝明六十八

師的兩個團和騎一旅的一個團，又強佔荷澤以北的臨濮集，將該集以西的江蘇羣險工橫木破壞三處，挖堤丈餘，在滾滾的黃流中，可以看到被破壞處之稊稽，隨水流下，形勢是多麼的危急！

蔣匪挖堤放水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今天傳說水流已到了那裏，明天又傳說到了那裏，人們又氣又急，農民們急急忙忙的趕着牛車，拿着鋤頭鐵鍬，以村爲單位趕做防水城壕，他們見到我們就說：「同志，可不能讓敵人把堤挖了呀！要鬧災哩！」

劉鄧司令部對此關係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事情，是極爲關注的，該部會對臨濮集的蔣匪發出以民命爲重的勸導，並且答應只要他們不破壞堤壩及老百姓修堤，解放軍可以不在那裏作戰，但這未得到真實的答覆。

三十日的下午，臨濮集前綫即傳來一陣陣轟隆的炮聲，參謀人員說，這是解放軍給劉汝明匪軍的警告，這炮聲當時也給老百姓以極大的喜慰。

第二天，張際春副政委，給我們看一個電報，上面說：

「劉伯承將軍野戰司令部發言人，頃對蔣介石劉汝明等殺人兇犯破壞黃河堤岸之罪行，提出緊急警告稱：蔣軍迭次破壞河堤，罪惡滔天，劉汝明部六十八師兩個團，與騎一旅一個團，復於七月二十九日侵佔荷澤以北之臨濮集，強行掘堤，幸經我河防部隊擊退，並協助當地人民緊急修復，未釀成巨災，蔣賊在其賣國軍事迭遭慘敗無可挽救之後，竟出此喪心病狂之毒辣手段，決心毀滅沿河數百萬人民之生命財產，而劉汝明亦竟忘記自己是華北人，不顧其祖宗墳墓及桑梓父老兄弟之生死，悍然執行蔣賊亂命，實令人髮指。發言人稱：我們嚴重警告主犯蔣介石及劉汝明等，今後如因彼等繼續破壞河堤，或阻礙修堤，而引起黃河決口之慘禍，不論主犯蔣介石及執行破堤負責軍官，必將交給人民審判，嚴加懲辦。即令逃至天涯海角，亦必通緝歸案。即其本人死亡，其子孫亦須負責任，發言人最後並向聯總提出抗議

稱：聯總不採取有效辦法防止此種暴行之發生，自不能辭其應負之責任。」

五天以後，我們就開始了歷史上偉大的向南進軍。

三 橫跨隴海綫

「打到長江邊，重建鄂豫皖解放區」這個偉大的戰略任務，我們早就預定好了的，但愚蠢的蔣介石，一絲兒也看不到。

在泛濫戰術未逞後，蔣匪又佈置了圍殲我們的陰謀，一路由王敬久率領自東往西壓，另路由羅廣文率領自西往東壓，兩路大軍，構成兩個大鉗子，想把我們夾住。另外，又從山東緊調整五師，奪守黃河各渡口，免得解放軍再往「北竄」，自然，他是沒有預料到解放軍會向南走的，因為這樣會與華北解放區隔斷，遠離後方作戰，增加不少困難。倘若解放軍竟走這一步，那是「被迫南竄」，蔣匪便以為「得其所哉」了。

本來，羊山集戰鬥後，我們休息了十幾天，論兵力，論士氣及其他作戰條件，是完全可以澈底乾淨地吃掉敵人的一個鉗子的，但為了重大的戰略任務，只好把這機會放過。八月七日晚，這支能征善戰的常勝野戰大軍，開始離開奮戰經年的冀魯豫戰場，奔向南方了！

兩天以後，我們已走了近二百里的行程，待九日收復了單縣城及進至該縣西南的青堌集一綫時，才聽說鄆城一帶敵人懊喪地「會師」了。

十二日的夜，是一個火花燦爛的夜。這只有在抗日時期的百團大戰中才見到過；一百多里長的鐵路綫上，同時打響了。炮火發出弧形的閃光，亂划着這黑夜的星空，接着就是一陣轟隆的爆響，各大小車站上的礮樓，卜卜剝剝地燃燒着，映出一團一團的紅光。這樣的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把敵人嚇得發昏，我們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拔除了

障礙，打開了馬牧、張閣、柳河、小壩等車站，包圍了商邱城，分成十幾路，就在該城東西百多里寬的平面上，橫跨過隴海綫。

過路後，前哨部隊一直南進，當夜解放寧陵、睢縣，將該地的偽保安軍掃個乾淨，北面的蔣桂匪軍，有一部到了曹縣以南，經阻擊後，即紛紛回竄，十三日的早晨，我們在商邱以南約五十里的韓信店宿營。

離開冀魯豫戰場後，大家不覺有些感到陌生（雖然第一次隴海戰役時來過一次。）但紀律却特別好，當天我們是經過八十里的夜行軍才到達宿營地的，沿途的西瓜、棗子、梨子很多，主人雖然不在了，可是，誰也不去摘些來吃，從園中走過時，香熟的大黃梨碰上戰士們的臉了，他們總是開玩笑地說：「要我吃你嗎？鬼東西！對不起，咱可沒有票子哩！」

四 挺進沙淮

打過隴海綫後，我們並沒有停留，夜以繼日的奔向南方；北斗星夜夜落在後面，天亮了，晨曦的太陽，將左臉照得發紅。

當我們迅速地通過鹿邑以南至項城間的黃泛區以後，蔣匪軍南下的十幾個旅的兵力又被我們扔在更遠的北面了。但是往南走搞些什麼名堂呢？蔣介石的估計却一錯再錯，我們過了隴海綫，以為是「不能北渡黃河而南竄」，過了黃泛區，他的想法是「不能北返，盤踞沙淮」因此，一面出動大批空軍，日夜巡邏和轟炸沙河各渡口，以阻我渡河，一面急從平漢隴海抽兵南追，按老蔣的如意算盤，我們就要在沙淮地區被殲滅。

這是一個大競賽，整十師、二〇六師、整三師，……沿平漢綫南下，先頭部隊已到周家口了，跟我們是「齊頭並進」，他們有些坐的是火車、汽車，我們靠的是兩條腿，經過幾天的行程，敵人還是丟了

隊。

十八日的夜晚，我們很容易就過了寬約百米的沙河，在深夜裏敵人的飛機還成羣結隊的嗡嗡而來，成串成串的照明彈，懸在半空，講句實話，這樣的夜晚也實在好看，雖然炸彈有時也散落在看不見田野裏。

浮橋是用幾十艘大木船架起來的，矗立的船桅，排成一綫，橋上平闊可通汽車。船家說：「天一亮，這座浮橋就沒有了，各船隻分散停泊，目標不顯，天剛黑，大家靠攏就成了這座橋。」言語間，十分表現出他們的英雄和智慧。

敵人行動的遲緩，給我們以休息的機會，連日以來，我們走過水泥及膝的黃泛區，是有些疲勞的，因此決定在沙河以南休息一兩天再走。

× × × ×

沙淮地區，本是一片好天地，米麵高粱，所產甚豐，但因地當豫皖交界和兩河之間，在國民黨統治下，形成兩不管（做「好」事）和兩都管（做壞事）的現象，政治壓制和經濟剝削都很嚴重，人民對國民黨的仇恨也很深。

有一首民謠，正是沙淮地區的一幅農村寫照：

「紅日西山下，	農夫荷鋤歸，
窮年忙到晚，	尙無禦寒衣，
子女鬧飢餓，	妻愁無粒米，
官廳着支差，	涕淚也得去，
如若稍反抗，	雙手具綁起，
一日一吊打，	最後送監獄，
牢籠堅如山，	僅容一立足，
一週無一飽，	口渴不給水，
骨瘦逾過柴，	臨死沒有蘆，

民怒羣譁沸， 持槍來起義，
打倒縣政府， 見官就槍斃，
間有來求饒， 管他媽的屁。」

從這首民謠中，也就告訴你，爲什麼沙淮地區的人民，這樣歡迎和熱愛他們自己的軍隊——人民解放軍了。

五 強渡汝河

敵人並不全是龜步前進的，匪軍八十五師吳紹周——他自稱爲「領袖的小寶貝」——部，却不自量力地竟然趕到了前面，控制着汝河，演出了一幕螳臂擋車的醜劇。

汝河的河面，才不過四五十米寬，但水深不能徒涉，南岸較北岸稍高，易於控制。

我們原定計劃是要在二十四日白天渡河的。八月二十三日晨，匪軍八十五師的三個團、十五師六十四旅的一個團，先行佔領了南岸的汝南埠、東西垣莊、陳砦等周圍二十餘里的河岸與村莊，解放軍的先頭部隊亦於同日午前到達，「兩軍相遇，勇者勝」，於是便對汝河的渡口展開猛烈的爭奪戰。

炮戰開始了！約經過三小時的猛烈轟擊，敵人在河沿新構築的陣地被摧毀了，突擊部隊即游泳搶過河去，午後，我即將匪一部擊潰與逐出，奪得寬約五華里的橋頭陣地，將匪主力壓縮於離河數里的村莊內，敏捷地架好了浮橋，黃昏時分，吳紹周又集中兵力，妄想構成一個環形包圍陣地，進行反撲，但是，敵人這一企圖，正好給我們一個打擊的機會，在遭到重大傷殺後，敵人縮回村莊內去了。

「很久都未找到他們了，這回該不會落空！」戰士們都這樣說。

黑夜是在暫時的沉默中過去，白天敵人的炮彈亂射到鄰近的村莊內，稻草堆在晚間仍餘焰未息。這種突然沉寂下來的現象是大戰以前

常有的。

二十四日黎明，解放軍某部僅以一陣炮火，即接連拿下了敵人村外的幾個陣地，並將疲憊的敵人——他們一個晚上未睡覺——分割包圍起來了，敵人只各固守一處，集中火力向着河沿射擊，圖阻我後續部隊過河。

當我們的部隊開始將敵人包圍以後，大隊人馬便在炮火聲中順着浮橋通過。敵人的六〇炮彈密集地向我們射來，但毫不能影響到這支前進的行列。戰爭是激烈的，河兩岸的淤泥隨着彈片飛舞，河兩岸的垂楊，枝葉被子彈打得四處飄落，但是，鋼鐵一樣的隊伍，依然井井有序地通過去……上午八時二十分，敵機來了，輪番轟炸浮橋，但在我的射擊下，不能低飛命中，地面上的敵人，在我包圍監視下，仍縮成一團，不敢動彈，前進的隊伍仍川流不息……

下午，敵人不能支持了，在敵機掩護下紛紛向後突圍，「偷雞不到虧把米」，給我們打死打傷了四百餘人，殲滅了一個輜重營。敵人本來是來堵擊我們的，結果到成了我們追擊的對象，這又是老蔣的「小寶貝」的光輝戰例之一。

六 「天助」渡淮

廿五日，從彭店沿着公路往南走，黃昏時分，踏着霏霏的細雨進入淮河岸邊的息縣縣城。守城偽保安團隊，已逃之夭夭了，這是國民黨匪軍去年破壞停戰協定，侵佔中原解放區的第二個縣城（第一個是光山）入城後，燈火螢螢，用不着說，老百姓是很熟悉我們的，很多人跟我們說「共產黨」和「紅軍」，這在河南其他各地還不多見，有家藥材店的一個老先生對我說：「湖北的董必武是人中之傑」，他說是在武昌見過董老的，又說見到了我們，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淮河在這里是條面闊底淺的沙河，平時人和牲口都可徒涉，黑夜

中，藉河邊上的點點的燈光，可以看到成千成百的木筏和木船，穿梭往來，此時，劉鄧兩將軍也親自為過河事而忙碌地計劃着，我們記者團一行，坐了一個船，天大亮了，到達南岸，當我們上岸時，劉伯承將軍站在河邊囑咐道：「往南走十五里，在仁大莊一帶休息」。我們邁開脚步以後，他又說：「呵——仁、大、莊，不要記錯了，前面的警戒部隊不多呀。」隨處都表現出他的細心周密和體貼入微。

我們整個隊伍是在廿六日過完了河的，第二天，河水忽然暴漲，水流湍急，不但人馬無法涉水，即舟楫亦難往返，蔣匪的尾追部隊這時恰恰趕到河邊來了，眼看着這條怒吼着的洪流，擋住去路，於徒喚奈何之餘，只好對我們「拱手相送」了。老百姓都說，這是「天意」是人民解放軍的「洪福」。

據後來俘獲的蔣匪官員說，解放軍迅速過了淮河之後，蔣介石打了電報痛責他們：「讓共匪輕易渡淮，殊屬可惜，是國軍之恥」云云。

京滬一帶的報紙，也會多次的警告過，「不要讓共匪竄回大別，這是最危險的一着！」美帝國主義也為此而着急，但正在他們惶惶不安之時，人民解放軍的旗子已插在大別山上了。

七 草鞋、大米、小路。

八月二十九日，是個萬里無雲的大晴天。我們羣集在大別山的山麓，聽鄧小平政委的報告。他說，經過二十天的行軍，我們勝利地到達目的地了，開始時，敵人無遠大眼光，以為我們的南下是被迫的，只把十幾個旅的兵力，用「送行」的方式尾我南下，蔣匪的如此短視無知，正大大地幫助了我們完成戰略躍進的任務。等到發覺我們是要到大別山時，已經是悔之晚矣了。他分析了一下目前的有利條件：一是蔣軍已大大削弱了，比之去年在冀魯豫戰場時，敵人已被我殲滅了

一百多個旅，現在周圍的敵人，才不過二十多個旅，士氣低，不耐打。二是羣衆擁護我，這是老根據地，羣衆覺悟程度較高。他也指出了困難：一是我們新來，情況不熟，二是北人南地。三是羣衆還未組織起來。

這些困難的具體表現，可以分爲穿鞋子、吃大米、走小路和其他戰勤工作等等。

怎樣克服困難的？

穿草鞋——從華北到這裏來，鞋子都穿壞了，沒換的，雨水多，路上泥濘，布鞋又不頂穿，各連隊即發起打草鞋運動，戰士們開始拿着稻草哈哈大笑，「草還能做草鞋子？」但是，他們慢慢地學着，不到兩天，每人都編好了四五雙，起初有些人還穿不慣，腳底打了泡，穿上一兩雙就習慣了。

吃大米——北方人都反映，大米吃不飽，有的吃了還要拉肚子，這問題還是提到「俱樂部」去解決，討論的結果，認爲大家不會弄，於是發起學習做大米飯，炊事員保證把飯做得乾淨，又香又軟，這樣大家又覺得大米並不那樣壞了。

走小路——大別山的道路，和大平原相比實在小得多多，走慣大路突然走小路是件困難事，特別是夜行軍，隨便一點，就會滾到水田裏去了，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某縱隊指揮員從地圖上看到，光山以南的路是大路，於是命令大車隊從那條路上走，但是，到那裏以後，却是一條僅能走兩個人的小路。他問嚮導說：「這就是大路嗎？不會走錯吧？」「同志，這就是大路了。」那指揮員簡直被迷憾住了。經過了幾十天不斷的行進，大家才慢慢地習慣下來。

此外，還有担架問題是個大困難。打起仗來那裏來像華北解放區那樣成千成萬的參戰民工？打仗必需民工，而民工組織起來，也必先打好仗給羣衆看，提高信心與情緒，民工才能組織起來，這真是個矛盾。加以這時秋收在即，要動員或僱請，都是不大容易的。

大家又想出辦法來了；自己打仗自己抬，戰鬥部隊中，你的一營打仗，我的一營可幫着抬，政治機關，司令機關都組織担架隊，我們記者團也從電台上騰出了幾個揉手員，組成了兩付臨時担架。中舖戰鬥（殲滅五十八師一個團）和高山舖戰鬥（殲四十師等部），很多旅長、團長、政委指揮打仗以後，都親自抬起担架來。

正如劉伯承將軍所說：革命軍人，是沒有困難不能克服的。

八 老蘇區

大別山是個老蘇區，民國十九年這裏就開始打起紅旗鬧革命了。不少革命的傑出人物，都是從這裏鬧起來的，如林彪、董必武、鄭位三、李先念，以及此次南下部隊中的很多將領們，都是這裏的人。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陳鶴橋同志，他就是十幾年前離開大別山的，此次回來，他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覺，當下他寫了一篇「回到我的故鄉大別山」，革命的感情，洋溢紙上。

從形勢上看，大別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革命障地，它蜿蜒湖北東部至安徽西部，歷來兵家，只要控制了伏牛、桐柏、大別幾條山脈，就等於控制了整個中原，而大別山的形勢，又是俯瞰南京武漢，更顯得重要，我們的革命先輩，就在這塊地方流了不少鮮血的。

在光山的白雀園鄉，我在一個農民家裏的木牆上，發現了有很多紅綠紙條印的紅軍標語，看樣子，已經是十幾年的老東西了，但字體還很清楚，顏色還未脫落，上面寫着：「列寧精神不死！」「盧李精神不死！」「紀念列寧，要參加工農紅軍！」「工農紅軍萬歲！」這廬，顯然就是盧森堡，李是李卜克內西了。我看到這些標語時，不得不佩服那時的宣傳工作者的宣傳技術，他們貼得這樣牢靠，又貼在農民的家裏，沿途我們還看到「集中優勢力量，消滅敵人一路，保衛邊區！」的五六尺寬的大字標語，是用紅黃油漆寫的，因為寫得與屋簷

一樣高，白軍來了也不易塗掉。這樣的宣傳技術，我們今天仍值得學習。

在同一個地方的另一個木牆上，我看到了一張土地革命時期的「光（山）商（城）邊區人民革命政府佈告」。內容大致說：光商邊區粉碎了白軍的×次進攻後，工農紅軍有很大發展，但糧食很困難，希望各機關要切實節約，以準備敵人的再次進攻。第一點規定，各機關現在每天吃三頓稀飯，這是好的，但還不够，還要注意其他費用不要浪費，第二點規定在稻場上的穀子，必須趕快打完，免至腐爛，另外還規定幾點關於糧食的負擔如何公平的問題，下面是一連七個邊區政府委員的署名。當時給我最深的印象是：革命初創時期，是何等艱辛！而革命規模和今天比較起來，相差更是何止千百倍！（這佈告我本來是抄下來的，柳子港打仗時，遺失了。）

大別山的農村中，有不少「紅屬」，都是些孤寡了，紅軍，新四軍從此撤走後，家屬被殺的殺，賣的賣，房屋田園被佔的佔，拆的拆，燒的燒，很多是全家連小孩子也被國民黨殺絕了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農民們的心底裏。怎樣也洗刷不掉。

今年，人民解放軍回到了革命的故鄉——大別山過中秋節了，這是一個多麼值得慶幸的日子！老百姓給我們送來糯米、鮮魚，感動地說：「自從你們走後，我們沒有過過一次好節氣，十幾年來，今年是頭一次，現在老四軍、紅二十七軍、新四軍、八路軍，都回來了，真是個大團圓！」

九 游擊兵團

九月廿一日的下午，參謀處忽傳來電話，說一〇三部的電話已架好了，是否要講話，打聽的結果，該部只離我們的住地五里路。於是我決定親自去一趟。

一〇三部，是張才千李人林兩將軍率領的游擊兵團，他們在去年六月蔣匪進攻中原解放區以後，即突圍到鄂西北，乘蔣匪敵後空虛，又於今年一月間，從郝穴打過江南去，路經鄂西南，湘西之公安、禮縣、石門、五峯、長陽、慈利、大庸、桑植、保靖、鶴峯、宣恩等十餘個縣，四個多月來，行程數千里，把湖南的鄉保政權，地方保安隊打得個稀爛，動搖了蔣匪的後方統治，當時京滬報界稱這個游擊兵團為「南面朝廷的小疙瘩」。這兵團在五月間才北上到豫皖蘇地區，接着又配合劉鄧大軍，從平漢綫西側南下，并担任破路阻敵的艱巨任務，直到此次又在大別山會合。

張才千，四十上下的人了，剛毅的臉孔上，兩眼炯炯有光，精神很好，他是經過長征和八年抗戰的老戰士，是個很有戰爭經驗的軍事指揮員，但是談起話來，表現得十分謙虛與謹慎，使人覺得親切可近。

翌晨，在一個比較寬敞的屋子裏，我又會到了李人林（他和王定烈團長，都被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描寫成爲神祕的人物，并且說王定烈是個女人）我們是去年在大洪山分手了的，經過千里征塵，他還跟從前一樣精神飽滿，侃侃而談。

他談到了現在的游擊戰爭。

「應該放棄從前的一套老辦法」他說：「現在的游擊戰爭，不同於抗日戰爭時期，也不同於十年內戰，和前者相比，社會基礎變動了不少，地主豪紳和敵人結合，和後者相比，是敵人的作戰技術提高，兵力集中，但後方也顯得異常空虛。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和從前一樣，一直往山裏鑽，結果會被消滅或餓死的危險，第一敵人的消息靈通，有報話機之類，我則反是，這叫做敵靈我不靈，其次敵人走大路，我們走小路，敵快我慢，第三糧食給養困難。」

「現在游擊戰爭要打大圈子，這主要是從敵人的兵力集中，後方空虛出發的，這樣，你走大路我也走大路，你靈我也靈，給養也不困

難；在戰術上，最好用遠距離奔襲，揀弱的吃，不打則已，要打必勝，不能老打，因要行動打多要垮，不能老走，光拖不打，士氣會壞，也會垮的，最好是打打走走，走走打打。」

他還給我舉了很多生動的例子，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能從上山主義的觀點一下變為大運動的游擊戰，住城鎮，走大路，在那時并不是容易的。在談話中，我還發現他對毛主席的有關戰爭的著作，研究得十分過細。

下午，我本想等張才千回來時再問他些問題的，但他開會去了，久等未回，曠鐵、春林、心清、花有、綠炎、徐奚、選才各同志，都會到了，這些戰友們，如今個個都成了南征北返，北返南征的英雄。

十 游擊生活二十年

——記一蹤隊通訊員萬大春同志的談話

有這樣的一支游擊隊，幾十個人，在叢山峻嶺上堅持了近二十年的游擊戰爭。這就是大別山上新集(經扶)的劉名榜和他的游擊隊員。

這支游擊隊，在山上經過了多少個寒暑呀！革命發展的時候，下山吧，不，又說失敗了，大隊伍要突圍了，趕快上山。這樣上上下下，就有好幾回，紅四軍走了，新四軍又走了，八路軍來了一次也走了，……可是，他們並沒有對革命失望，大伙兒合在一起，燒香發誓，要幹到底。他們相信那一天——到北方去的紅軍、新四軍、八路軍，總要從遠處回來。

和這支游擊隊作對的，是經扶的匪霸黃古儒，他是反革命反到了家的，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了，不知殘殺了多少革命戰士和家屬。去年新四軍走了以後，他帶了匪軍幾個團回來，一部住在山腳下，大部上山搜剿。要把游擊隊「肅清」。

游擊隊員們分散躲在密林裏，沒吃的，找些樹皮啃，沒住的，打

個柴蓬，沒穿的，披些樹葉枯草，不敢生火呢！怕敵人看到冒煙，幸而老百姓也說不出的好，用竹槓子灌些油鹽，偽裝上山打柴，給他們送去，還給他們送情報，敵情稍鬆時，他們又幫助羣衆燒炭、砍木。漫長的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的熬過去了。前兩三個月，蔣匪在這一帶抓了抓的挺兇，青年人都往山上跑，住紮在山腳下的敵人，眼巴巴的看着他們一塊兒「造反」，也沒辦法。於是又成爲老百姓抗丁抗糧的大本營。

八月中旬，忽然傳來消息，解放大軍要到了，劉名榜召集他的隊員們，報告了這個喜訊，大家歡喜到了不得，竟忙記了掩蔽，真可惜了，就在這個時候，給山下的敵人摸去了兩個。從此，大家又小心翼翼地，再不輕易出來了。

八月廿九日的早晨，解放軍真的趕到這山下來啦，保安隊跑得個精光，附近的老百姓又把這個消息帶到山上去。

「喂！你們是那裏來呀？」山上有人往下問。

「咱們是從太行山來的！」隊伍中有人這樣回答。

「那個太行山？」

「劉司令員的太行山！」

「呵——下來吧！是自己人來了呀——」山上的人高興的喊起來，聲音傳過了林梢和山谷。

等一回，從茂密的叢林中，擁出了幾十個蓬頭垢面又黑又瘦的「野人」來。

解放軍上前緊緊地抱着他們，每個人的眼睛裏，都含着一包淚水。……

黃古儒——這個人民的死敵，在城裏被解放軍捉到了，二十年來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冤仇，終於報了！老百姓感到說不盡的歡喜，傳爲美談。

十一 捕捉戰機

到大別山後的第一個漂亮仗，是在廣濟蕪春間高山鋪殲四十師（缺一個團）全部和五十二師八十二旅的戰鬥，從這一戰役中，去了解劉伯承將軍的「捕捉戰機」，是很有趣味的。

被殲的對象四十師，本來是蔣匪守安陽主力部隊，是和我們打過硬仗的，戰鬥力在國民黨軍中說起來，還算不錯，該部在我們在魯西南殲敵九個半旅時，即離開安陽城，空運至隴海線，不久，我們躍進到大別山，它又一路跟隨到大別山。我們打到麻城、黃安、宋埠時，它跟着南下，我們北返商城一帶殲五十八師一個團時，它又和七師跟着北上，等我們再南下佔領黃安、宋埠一直打到長江邊的團風時，它又帶着八十二旅急急忙忙跟了幾百里趕到團風。

可以想到，敵人既缺少像解放軍那樣善戰能耐，又陷於完全被動，像玩龍燈一樣跟着拖，會疲勞成個什麼樣子。而最糟的是；它還以為解放軍怕它，亂追亂闖，聞悉郝穴有失，長江告急，便從黃崗向廣濟增援，其實，這是劉鄧指揮部作成過江的姿態後，給它指定走的一條路綫，而它也就乖乖地按步就班地遵守不逾，結果在蕪春東北廣濟以西之界嶺與高山鋪之間不及十里的狹窄地區就殲。

這是很明顯的了，等你拖得精疲力竭，戰鬥力大大削弱了，等你驕氣十足，像瞎子一樣亂撞亂竄，就是殲滅你的機會來了，只要稍為安排，獵物就會到手。

這次戰鬥的安排，也實在是是非常巧妙的，開始還怕敵人不肯鉤，先在預定的地點擺好陣勢以後（選擇了一條光禿禿的公路，兩邊都是大山）又派了兩個化裝成游擊隊一樣的步兵連去誘敵，隨打隨退，「只准敗，不准勝。」而狂妄的敵人，果然很得意地追着，最後便「躬逢盛會」了。

四十師的一個副團長說：「就是你們劉伯承將軍想得到，他很知道我們的特點，如果不是界嶺到高山舖這一段，假如在其他有些村莊或城鎮的地區，我們是不會被殲滅得這樣快的，我們的部隊還可以守一下，但這裏，十里內人煙絕少，村莊沒有，就是劉將軍想得到，選擇了這樣的一個地點。」這個俘虜似乎還有些迷信自己的力量，但他對劉伯承將軍的神機妙算，也不得不感佩服。

在我們部隊中，「捕捉戰機」，這句話是很流行的，大家不分日夜，不怕風雨的走着路，轉來轉去，一百里，一百三四十里，爲什麼？就是爲了這。這幾乎是用不着解釋的簡單道理。

於很多俘虜羣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話：「蔣介石的隊伍是聽劉伯承指揮的。」從此次高山舖戰鬥中看來，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的。

十二 皖西行

高山舖戰鬥後，我們即轉道皖西。

二十日，到洗馬阪，這是淅水與蘄春交界的一個大鎮，土地革命時期，紅四軍曾在這裏殲過軍閥夏斗寅的兩個團，打了個大勝仗，老百姓至今還記得。

從洗馬阪往東走，即是大山了，這山叫三角山，高五千多公尺，老百姓說，部隊是不能走的，日本人也不走這山，勸我們繞道走，但爲了看察地形，還是決定從上走過。

曲曲灣灣的，轉了半天，從上午七時走起到十時半，才到半山頂，但往下一看滿山紅葉，風景絕美。薄薄的雲層有時從面上遮過，雲層底下，瀉出一片紅綠相間的村舍田園，每行數十步，可見瀑布飛騰，自天而降，大家走得雖然感到疲乏了，處此妙境，精神爲之一爽。

山頂凹處，有個大寺，叫三角寺，建築宏偉，內有和尚十餘人，他們看着全身汗濕的牲口，驚訝不置，并問我們道：「你們怎樣上來的？」在此地歇息時，劉鄧兩將軍正在寺前悠閒散步，瀏覽風光，他們都是步行而上的。

山的下面，就是湖北與安徽交界的張家榜。

張家榜往東行，即入太湖境。沿途茶樹甚多，婦女們端着香茶迎接我們，熱渴之下，特別可口，經過了一天的山路以後，便是皖西了。

皖西大部地區是山地，山脈縱橫，羣壘重疊，形勢十分險要。但和北方的山地大不相同，山間盤地甚多，如岳西境內，有達數十里寬的平原。盛產米棉，有二三百斤的大肥豬，山野間綠竹成林，清流潺潺，真是山青水秀，別具景緻。東面的廬江，無為，是全國有名的產米區，亦即蕪湖米市的主要來源地。

皖西在抗日時期是新四軍七師的根據地，有些地方如岳西，霍山等地，還是老蘇區，後來長久為桂系匪軍所盤踞。革命勢力大受摧殘，但人民軍隊一直在此地堅持着，如現在該區的負責人之一的桂林栖同志，就是在此堅持了十多年的戰士。

由皖西返回湖北，經過英山城，該地環山帶水，頗像延安，離城五里，有長達五六里的溫泉，水熱幾達沸點，英山至羅田，三十五里，沿途景緻，與皖西近同，地方民兵已建立起來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八日記



進入大別山



向皖西挺進（過三角山）

南 征 散 記

一 過黃汎區

八月十七日，行程八十里。

從鹿邑以南的胡崗店出發，走五十里，即進入黃汎區，村莊被大水分隔著，像一個個的孤島，高粱只露出半截穗子，泥水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從這個村子到另一個村子，必須走上五六里的水程，才能「登陸」，我們挽着臂膀，濺着淤泥，涉過沒膝的渾水，其他人馬車輛，成排成隊的推進着，平靜的水面，被攪的嘩啦啦地沸騰起來。

拖砲的牲口陷在泥巴裏了，砲兵們即互相抬着砲箱，背着砲架，抱着砲彈。慢慢地走着。汽車在泥中嗚嗚地喘着氣，半簸半顛地走着，車夫們幾十步就得下來打一次火。護送大車隊的戰士們，羣集在大車後面，推着車身，叱咤的鞭子急速地嚷喊着。腳底下是如此的凹凸不平，我們朝着前哨部隊在遠遠的「小島」上點着的一盞小燈前進一不小心，撲通一聲，就會滾得滿身泥水。整個部隊在黎明時分到達彼岸，在晨光曦微中，每個人互相看着滿身泥漿而謔笑着。

八月十八日，在項城的黎廟莊休息。

這一帶地勢較高，但仍可見到高牆上爲水所浸漫的痕跡，黃水在人們腦子裏刻下極其恐怖的印象，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蔣匪在花園口和中牟趙口決開河堤，一瀉千里的黃水，吞沒了三十二萬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這筆血債，深深埋藏在他們的心裏。一個賣梨的老頭告訴我說：「誰知道明天會怎麼樣？只要姓蔣的喜歡開個口子，咱全家老少

就得完了！」

老百姓窮困不堪，一斤麥麵要走三四個村莊才能買到，每家的牛、羊、豬都和人睡在破落潮濕的小屋裏，能用能吃的東西，大都給蔣匪散兵游勇搶光了。人民解放軍的游擊隊，今年春夏間會到過這裏，一度將土匪趕走，他們都以期望的心情，談論着魏司令（即豫皖蘇副司令魏鳳樓），望他快來寧靜地面。

二 夜宿前張營

八月十九日，行五十里，過沙河到前張營。

半夜抵達宿營地，老鄉們聽說是八路軍大軍南下，都提着燈籠引着我們看房子，自動的燒茶做飯。「同志，歇歇，辛苦啦！」寒喧聲從村的東頭傳到西頭，帶來的牲口馬鞍還未解下來，就被拉到老鄉們的馬槽裏吱吱的吃着新加的草料。

我們住的一家老鄉，只有一個婦女和她的兩個孩子，大的叫張書鳳，十五歲，小的才八歲。主人家整天忙碌地幫我們做飯，招待的十分周到。

「你掌櫃的呢？不在家嗎？」我們問她。

「不，……」她搖搖頭：「他被抓壯丁的抓走了。」接着她告訴我們她的男人已經被抓走七年了。他正在地裏做活，「中央軍」一下子就抓走了，同時被抓走的還有七八個人。那時她做好了午飯送到地裏時，只見到他手下的一把鋤頭和一個水罐，她在地裏昏迷了好幾次，不是爲了兩個懷抱的孩子，早就要尋死了。

提起蔣匪軍抓了，誰都憤恨與害怕，一批七八個，再一批又是八九個，一兩年的光景，蔣匪軍前後已經抓過四次了，五六十家的前張營，一共抓走四十多人。抓的辦法是突然將田野、村莊、路口包圍起來，然後一個一個抓起來。被抓走的人都和張書鳳的父親一樣，再也

不見回來。

三 北向店的早晨

八月二十七日，行程三十五里，過孫鐵舖（光山、羅山間）到北向店，開始進入原來的中原解放區。

沿途可以看到被蔣匪塗抹和改寫的標語，這些標語是去年中原新四軍和八路軍所寫的；「堅決執行停戰命令」被塗上了「剿盡奸匪」；「實行政協決議」上面抹上了「活捉匪首」，兩者字體清晰可辨。我們的宣傳員用白灰又把它抹掉，在上面寫上：「鄂豫皖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

早晨七點鐘了，街上的舖子還緊閉着大門，通訊員小郭要買電池，輕輕在敲着一家雜貨舖的門板：「老鄉，請開門，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別害怕。」但是沒有回聲，小郭又喊了一回，裏面有人低聲說話了，一個人低聲說：「是北方兵啦。」另一個說：「不要開，除非他是八路軍。」小郭急了：「老鄉，老鄉，就是八路軍呀！你出來瞧瞧。」老板從門縫裏向外瞄了瞄，「呀」的一聲門開了，老板責備我們為什麼不早說是八路軍。「是八路軍麼，去年來過的，好名譽！」他大聲叫嚷，像一隻大公雞一樣，將鄰近的店舖都喊開了。

街上的人，圍繞着我們問着：「同志，去年到那裏去了？」還有一個賣糶子的老太婆對我說：「滿熟的，我像認得你。」

四 進入大別山

九月二日，行程六十里。

沿着大別山的脊背向東南行進，已經是第五天了，山上松柏深密，青蔥氣爽，川中和半山上的梯田，盡是金黃色的稻子。

在瀋陽鎮休息，一位老太太親熱的搬個椅子來笑着說：「開頭聽說你們是八路軍，我心裏只偷偷歡喜，後來看着你們過了七天七夜，老天爺哪，真不知有多少人呀！我又是怎樣的歡喜！我要說我歡喜八路軍還怕什麼事？」

八里畝老板們，看見我們馱着幾個木箱子，問我們是不是和新四軍一樣，是來演戲的，並且要我們打完仗以後，一定要到這裏來唱兩天戲。還有一個老板指着新寫着的標語問我「耕者有其田」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二五減租」？當我告訴他就是以前的分田地時，他連聲說：「懂得懂得」。原來他是個分過田地的人，紅軍走後，土地又給地主照原樣的拿回去了。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們問我們，這回「紅軍」是否打漢口，並且告訴我們說：「同志哥，只有三百多里路，沒得好遠！」

九月三日，行程三十里，沙窩宿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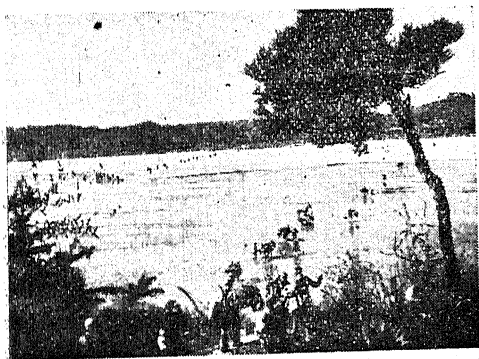
沙窩一帶的老百姓，對八路軍很熟悉，去年為保衛這塊地方，八路軍會在這裏流過血，打過仗。

我們才進街，老百姓就說：「四五天不見鄉保長來上款，就知道窮人的軍隊要來了。」他們中間還流傳着一個這樣的預言：「八路軍頭回南下，趕走日本人，八路軍二回南下，一定趕走中央軍。」

一九四七、十、



南渡稀水 之一



南渡稀水 之二

進軍江漢

一 西越平漢綫

劉鄧大軍到大別山後，接着陳謝大軍，陳粟大軍，相繼躍進中原，形成犄角之勢。從戰略意義上看，大別山的進軍，恰如一把尖刀，插入蔣軍腹地。在這裏，解放軍東可以出京滬，南可以下湘贛，西越平漢就是入蜀的大道了。

因此，蔣匪下了最大的決心，要想拔除大別山這個「有害的釘子」。十二月初旬，他們將原有的二十三個旅的兵力，增加到三十三個旅。用緊縮包圍的辦法，從平漢、淮河、津浦、長江四面向內壓縮，企圖將我全部殲滅於大別山地區。這種包圍，不消說，劉鄧兩將軍是早有預見的，但蔣匪却以為得計，從他們的飛機散下的傳單上，即可知道他們是怎樣自我陶醉於幻想的「勝利」上了。傳單上都是寫着：「共軍弟兄們！你們被圍得太苦了！你們拖得太累了！快些歸降吧！」戰士們見到這些紅紅綠綠的紙片，不免哈哈大笑，因為，拖死了，累死了的恰恰不是我們，正是老跟在我們後面「玩籠燈」一樣走着「國軍」，他們是如此可憐地跟着亂竄亂撞。

等到這個所謂「包圍圈」縮緊了，我們便和他來了一個穿梭「換防」，大隊人馬四面八方輻射開去，使得敵人到了圓心內只有自己碰上自己。

我是隨十二縱隊走的，目的地是長江漢水間的廣大地區，顯然地，我們的行動任務絕不單純是一種消極的，而且是乘此機會，去發

展新的解放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所以這又和我們部隊最近歷次的行動一樣，是主動的，是進攻的。

十二月十二日，我們由黃安縣的七里坪出發，向平漢綫靠近了。上午八時，在（宣化店）（河口）路上，正是雲霧初散，久雨初晴的好日子。忽然從稀淡的雲層中竄來了敵人的飛機。兩架兩架一隊，樣子倒是十分威武，大概牠們的任務是負責「封鎖」往西的去路的，可是，誰管牠呢，從八時算起，直至下午三時，盡牠掃射、轟炸，我們繼續向平漢綫上靠攏。

不過，這次轟炸，是集中在一小塊地方，而且持續達七小時之久，是比較長時間和激烈的一次，但結果我僅傷亡三人。這裏要介紹一下，蔣美的空軍，並不像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所想像的那樣，以為牠們有什麼「威力」，甚至可以決定內戰的勝負的寶貝。說來真是笑話得很！牠們的作用，我們很熟悉：即每於戰鬥結束後，飛機總是照例來「吊孝」，然後，便沒精打采的回去了，對戰鬥沒有什麼作用。此外，就是對老百姓的濫炸，然後回去發「戰」報，幾個月之前，在新集（經扶）縣城南門外，有一大羣棉花商人，被匪機兩架炸死了和打傷了十幾人，然而第二天中央社的廣播，却吹噓說在該地「炸死共匪三百名」，真是滑稽透頂。如果有人問，國民黨的空軍，在內戰中能起些什麼作用，我想最好是問問造謠的中央社，因為他們很知道究竟那些「戰功」；曾經是被他們「創造」出來的。

十四日，走了一百一十里，在蔡店休息做飯。雖然上面沒有宣佈今晚要過路，大家心裏已有預感。敵人的估計，以為我們是回到新四軍第五師的老根據地——大悟山去的，卻沒有料到我們却一躍西去。

天快黑了，人馬奉命集結在長滿松林的山坡上，經過下午數小時的休息，疲勞已恢復過來，縱隊司令員趙基梅同志在講述過敵人的企圖以後，宣佈了約法三章；第一、只許前進，不准後退；第二、不准掉隊；第三、遵守一切夜行軍紀律，不得發出聲響與火光。違者，以

軍紀制裁。他的話，簡短而有力，好像給每人的脚上都加了些勁似的。在他說完話之後，這條黑越越的長蛇，便開始靜悄悄地往山下蠕動。

夜，是黑沉沉的，沒有月亮，也沒星光，在這個大冷天，自然也沒有螢火。北風嗚嗚的刮着，鄰近村莊的狗子急迫的叫着，這本來是夜行軍常有的現象，可是在敵人長久準備好的封鎖綫上，不能不引起我們的緊張與警惕。我們加速了步伐，以時速十三里的快步，逼近了鐵路綫。

過路的地點，是在花園和廣水之間寬約十五華里的地段上，我們分開三路，每路相隔三、四里齊頭并進。下半夜了，我們才到達鐵路上。這時，左翼一路開始打響了，敵人從花園出擊，機步槍和迫擊炮響了一陣，約三十分鐘，即被打回去，其餘鐵路上的碉堡，很快又即為我佔領，戰士們在鐵路上燃着火堆，放出勝利的信號，真意想不到這樣順利，便到達了平漢西側。

一日一夜間，我們計走了近二百里的路程。

在孫家店附近休息了大半天，鐵路上的敵情有變化，我們又決定繼續前進。北面的一路走馬坪、環潭一線，中間的一路直趨大洪山的三里崗、茅茨畝，南面的一路走皂市、天門一線。這是準備敵人尾追，和他轉上幾個圈子，然後，再選擇機會集中兵力給以殲滅性的打擊。

十五日的下午，天色忽然陰沉起來，朔風怒號，濃雲密佈，真是無法形容，當時是多麼的冷呀！在半夜的時候，我們擠在山溝裏，好像站在呂梁山和太行山的高峯上一樣，大家抖索着，被單、雨衣、油布都被拿來裹着身子。黎明時，大雪紛飛，凍結的山野，忽然鋪上一層兩尺多深的白絮。

在山野間，有個地方叫「九間房」的，作了我們臨時的司令部，我們在此休息了兩天，決定了創建江漢軍區的具體計劃。

二 追擊下

劉鄧大軍到達大別山時，平漢西側的敵人，便如鍋上的螞蟻一樣，坐臥不安。正是「聞風逃竄」。我們過路的一天，離此五天路的京山城守敵，便準備棄城逃竄了，等我們二十一日到了京山城時，敵人早已溜到了應城。如果不是我們不顧疲勞，當夜趕了一百五十里，實行了遠距離的奔襲，圍攻下鍾祥，恐怕連一個敵人也抓不到。

在我軍的追擊下，敵人的驚惶潰亂，達於極點，鍾祥的守敵，是從路東的黃安縣逃到河口，到河口又被襲擊而逃到鍾祥的，這次才住下來，又被包圍起來了，所以早被解放軍嚇喪了胆的他們，只聽見槍聲一響，還不要半個鐘頭的時間，就放下了武器，不打了。

匪軍士兵們的戰鬥情緒很低，逃到大洪山的士兵埋怨說「唉，我們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好了，四面都是紅的，看你往那裏跑？」士兵們寫着這樣的歌謠：「我有一支槍，擦得很漂亮，板也板不動，打也打不響。到了大洪山，交給共產黨。」

襄南的敵人更是胆小，聞悉我們到達安陸附近，天門、皂市的敵人，逃到襄河以南的沔陽、潛江、監利一帶去，我們的隊伍打過了襄河，便逃過了長江。解放軍中的一個年青的指揮員，他下了一個追擊敵人的命令道：那裏有敵人，就往那裏追，一個營，由營長負責往前追，一個連，由連長負責往前追，連又分散了，以排、班作單位往前追，剩下了一個人，也要往前追，……敵人連頭也不敢回，只見着解放軍就把槍摔掉跑。

不到二十天的時間，我們解放了京山、鍾祥、天門、潛江、沔陽等五座縣城，控制了東至平漢線，西至大巴山脈，北自桐柏山，南至長江的縱橫五百餘里和擁有約五百萬人口的廣大農村地區，大大地發展了中原解放區，江漢軍區也成立起來了。

三 襄河兩岸

襄河兩岸的人民，有長久的光榮鬥爭歷史，這是從前鄂豫皖蘇區的根據地，有名的洪湖蘇區，便在這裏。賀龍將軍的部隊，便是從這裏搞起來的。如襄河北岸的瓦廟集，南岸的熊口鎮等，就是過去十年內戰時期的老戰場，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又回到這塊地方來了，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就成為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前年蔣匪背信棄義的進攻，新四軍被迫離開了這個革命的故鄉，現在，人民的隊伍又回來啦。

襄北產麥，襄南產米，北面旱，南面收，南面雨多淹水了，北面正是適雨而豐收，南北調濟，糧食總不會缺少。在襄河南岸一帶，年成好的話，耕一可以餘二不失為一片黃金世界，三年前，我隨王震將軍南下後，會到過這地方，在我那時的日記裏寫着：

「三月五日（一九四五年），到了襄南，與北面的山地，便是兩個樣子了，前面是一條一條的水堤，直挺挺的向四面伸延着，堤的下面，是一片綠油油的禾苗，荒棄了的田地上，注滿了水，反映出一塊或藍或白的雲天，幾隻長腿的白鷺鳥，在田裏巡邏覓食，牠們有時拍着翅子，一個個地飛向河那邊那密密的蘆葦林裏去了，堤的那邊，是一片稀疏的樹林，樹林下面，是一列長線形的村莊，它們都好像貼在那遙遠的天邊上。

湖沼很多，三五七里，十幾里的大小湖相連着，紅白相間的荷花，自由自在的開着，蓮蓬多得無人收採，由牠熟落在湖水裏。不知從什麼地方駛來了幾隻帆船，牠們悠閒地從堤邊擦過去，從蘆林中穿過去，慢慢地，慢慢地，只剩下了半截帆桅，然後，又墜沒在遠方了。……這是一個恬靜而閒適的世界，但是，它是紅軍的生長地……」

這裏的老百姓，有過深痛的失敗經驗，和大別山的人民一樣，每次革命的失敗，都飽受過國民黨匪軍的摧殘壓迫和屠殺，他們最怕的是解放軍站不長遠。「我就是怕啊！」有個老太婆說：「每逢八月十五，我就怕這個日子你們要走！」第一次紅軍離開了這裏是八月中旬，第二次新四軍走了也恰恰是中秋。不幸的經驗是這樣慘痛地教訓了他們。

年青人對我們簡直是生氣了，他們說：「如果這回你們再要走，就是死不要臉了！」

這也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這裏的地主也特別狡滑，他們善於拿各種各樣的武器和革命力量對抗，他們對農民說：「共產黨來了，你們有紅三天，將來共產黨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啦！」但是，農民們並不為這種恐嚇所屈服，他們記起了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兄弟、兒女，曾經怎樣勇敢地走到前面去了，他們仍然要站起來，年青的一代說：「我的哥哥是共產黨」，「我的舅舅長共產黨」，他們以此為光榮，要求加入解放軍，他們唱着：「那怕你烏雲遮紅日，雲散紅天萬萬年！」

襄河西岸有個小小的山頭，叫做北山，那裏有八九十戶人家（約二千多人），但這山，從革命的種子撒播下來後，已永遠屬於人民的，無論國民黨匪軍如何殘殺、焚燒，都無法熄滅那革命的火焰，此我軍到後，匪軍們拉去了他們全部一百多頭的毛驢，殺光了全部耕牛，但長着硬骨頭的人們，並不屈服，據說他們中存在着這樣的風俗：孩子們的嫁娶，首先問問「是不是共產黨員」。很多到過這裏的指戰員們，都感動的說：「革命勝利以後，可別忘記了這塊山啊。」

活躍在這裏的部隊，都是對湖沼戰綽熟的地方子弟兵，莽撞的匪軍到此後，往往因地形不熟，一打便被打到水裏去了，蔣匪五十二軍便是吃過這個虧的，他們在江陵附近的普濟觀，被殲滅了一個半團，但殲滅他們的部隊，只有一個團的兵力。

羣衆協助部隊作戰，也是很有經驗的，他們知道怎樣參加担架隊，怎樣組織船隻送糧送草，怎樣掩護傷病員。革命的歷史，已賦與他們這種能力了。

羣衆對國民黨、共產黨的界綫是清楚的，比如，他們知道了國民黨的抗戰是假的，共產黨是真的，有個商人告訴我：在抗日時期，駐老河口的國民黨軍，曾將襄南新四軍俘虜的日軍拿回重慶去報功。說如何如何打了大勝仗，而上而又如何如何的給以獎賞。像這樣的故事還很多，可惜我都沒有記上。

我很期望，將來能有批作家，把這兩岸艱苦奮鬥的人民底無數可歌可泣的光榮史跡，書寫出來。

四 攻入安陸城

一九四九年的新年，整個中原戰場，似乎都在沉默中過去了，江漢戰場也無例外。

新年三天過後，隊伍又出發了，打下了隨縣城，俘獲了三千多，鐘、隨兩戰，把湖北的保安團隊的殘餘都除得差不多了。鐘祥之戰，是遠距離的奔襲，卓著戰績，隨縣之戰，是白晝攻城的範例，兩仗都得到劉鄧將軍來電嘉獎。

接着不久，就是安陸城的攻堅戰。時間是舊曆年初七。

在安陸戰鬥裏，我要記下這樣的一個故事。

安陸的偽縣長叫胡受謙，偽保安大隊長是鄧文宣，這兩個都是最愛殺人的魔鬼，偽縣政府的牢裏，關着成百個將要處死的「犯人」，這其中有很多都是因為幹過新四軍被抓去了的。

二月十七日，入夜，解放軍把該城圍住了，也就正在這個時候，胡受謙即命令將所有的「犯人」拉到北門用繩子勒死，死尸拋到北門獅子口外。

晚上九時，我軍的攻城戰提前進行，在猛烈炮火的掩護下，我軍的突擊部隊，登上北門上了，戰士們見到了有兩個人在城邊呻吟着，又看到拿繩子的人急速地逃跑了，原來是兩個被勒得半死的人，一個叫劉有琴，另一個叫魏福漢，他們一面咬緊牙關，把繩子頂住，（在黑夜裏，勒的人把繩子套到嘴上去）一面裝着死過去了，行刑的見解放軍已攻入城來，撒腿就跑，把他們丟下來。據後來調查，被勒死的有劉祥輝（抗日時期民主政府的鄉長）陳孝炎（新四軍參謀）胡四姐（新四軍家屬）蔣銀法、何榮華（新四軍戰士），死者血肉模糊，堆在獅子口下面的泥坑裏。

進城的解放軍戰士們，他們很快就攻入牢內去了，牢內的人知道最近解放軍要來，但也知道匪幫們對他們的手段會更爲毒辣，因此在這一剎那，聽見了緊促的脚步聲與刀槍聲，以爲危險的日子來了，以爲剛才拉出去被殺的，現在該輪到自己。

「不要動，繳槍不殺！」戰士們喊道。

但是，片刻的沉默，沒有回聲。接着機槍便架到牢門柵上了，牢裏的人這時已意識到這是解放軍，有人喊道：「都是自己人呀！我們是被關在這裏的新四軍！」

牢獄打破了，長久被關在這裏的弟兄們被救出來，——解放軍來免幾個鐘頭，會有很多人被勒死的——他們圍在廳屋內，燒着蒿草烤火，談着牢裏的生活。這時全城戰鬥已經結束了，殺人兇手胡受謙被打死在孤兒院的牆角內，陽光從窗外射進來。

五 「總體戰」

白匪崇禛在中原戰場最得意的「傑作」，就是「總體戰」。

這並不是什麼新東西，是從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犯岡村寧次學來的。早在抗戰期間，日本人在華北會用它來對付過八路軍的。其辦法

不外乎是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用白崇禧的話來說，就是「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大掠奪、大屠殺和大破壞！

「總體戰」中，有條叫「以組織對組織」的。這就是集中了農村中的全部逃亡地主、流氓，偽鄉保甲人員惡霸等封建勢力，向農民們的進攻，匪軍將他們編成隊伍，封以名號，然後隨軍工作——打房子、要糧食、要稅款，無惡不作，老百姓叫他們做「到邊隊」，意謂每到一地，即將米缸倒得乾乾淨淨，翻箱倒櫃，搶個精光。

「總體戰」中的「以經濟對經濟」，就是以「不為匪所用」為名，實行強迫的「徵用」、「搶購」、「勒索」等經濟搜刮，匪軍的各級部屬，可以隨意攤派銀洋，穀物和棉花。

「以政治對政治」，這更是禍害不淺了，匪軍到後，即以「組訓民衆」為名，將隣近幾里外的村民，都集中起來，不分男女老少，一概要他們受訓，老百姓哭哭啼啼的到匪軍住地，像坐牢一樣被禁閉着。像京山屬宋河這樣小的鎮子，便被集中了四五百人，那一個區，據匪軍新十七旅的「人民服務隊」（是匪軍內的特務組織）材料上說，宋河隣近集中的有二三萬人之多，這叫做「併村作案」，害得老百姓沒吃沒穿，頻於餓死，而田園又被荒廢起來了。

實行「總體戰」的地區，除強迫受訓外，就是「遍地皆殞」，匪軍們把老百姓集中以後，就去拆掉了他們的房子，以供各要道築工事之用，至於壯丁、牲口和車輛的抓捕與劫奪，實無可計其數，白匪崇禧自己也於八月間大聲疾呼：「必須掌握住壯丁，必須掌握住糧食！」其瘋狂程度，可以想見的了。

在遭受過「總體戰」的地區，其破壞，燒殺的行爲，是十分驚人的，大別山、大洪山，是蔣桂匪軍糟踏過的地方，那裏是白匪自吹「總體戰甚收宏效」的地區，至今還是十室九空，災難深重，雖在人民政府大力救濟下，仍未能恢復過來。很多村子的婦女，全數被桂系匪軍姦淫糟蹋了。

在江漢地區，白匪開始命令實行「總體戰」的，是今年五月底到六月中旬對我襄河南岸地區的二次大「掃蕩」，這時正是白匪升任「華中剿總」，和聲明「對總體戰有詳盡之研究」的時候，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好了：匪軍一九二旅佔去普濟觀鎮，殺掉了農民陳一萬，挖出他的心肝，全鎮的衣服、鞋襪、狗、雞、豬、牛搶個精光，販糧的客船被搶走，船戶拉去當兵，燒了三十多間茅屋，鎮上的人被迫集中至黑神廟，南街頭的一個姑娘，八個月的身子，要她跟很多老頭子一同去挑土做工事，弄到小產了，一個姓孫的姑娘被匪團長拉去強姦未遂，被搶殺了。——就從這一個小鎮子上去看「總體戰」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吧。

六 勝利的堅持

進軍江漢一年來，殲敵萬餘，部隊發展了幾倍。它的發展和鞏固，曾經過一段艱辛的歷程，它是從對敵鬥爭的堅持中成長起來的。

當我主力部隊進入江漢地區不久，蔣匪軍整八十五師五十二師等部即尾隨其後，企圖於我立足未穩之際，將我殲於襄河兩岸，但這種陰謀很快就失敗了，主要是我軍進展神速，以疾風之勢，橫掃江漢，旋即將部隊散佈至廣大地區，對作為匪軍爪牙的偽保安團隊，則予以殲滅性的打擊，而最重要的，是當地人民對我軍的愛護和幫助。儘管敵人在我進軍之前，散佈了很多謠言，說解放軍和新四軍不同，說解放軍帶了日本人來燒殺說……等等。但解放軍是人民的，人民是解放軍的，還是一個不可移易的真理。他們見我們回來了，感到比自己的兄弟還要親熱。

四月下旬，規模更大的「掃蕩」又來了，蔣匪更增加了整十師整七師等部，妄圖將我驅逐至桐柏山區，然後一舉殲滅，這個陰謀，在我先發制人，先後於京應線上，及襄南地區全殲其新十七旅與五十二

師一部以後，便將其「掃蕩」佈署打亂了，這時河南方面，我三大野戰軍正連戰皆捷，八十五師被迫倉惶調援宛西，於是敵人的「掃蕩」計劃，又宣告破產。

然而，由於我們地處中原最前線，臨江跨漢，敵人對我們是毫不放鬆的。襄樊戰役（活捉特務頭子康澤之役）後，又調集了大別山上的整七師全部，整四十八師、二十八師、二十師等共約二十三個團的兵力，實行其燒光殺光淹光的「總體戰」，這次大「掃蕩」首先在襄河南岸開始，他們以四個旅的兵力，密結於二百餘里的狹小地區，想將我擠到襄河北岸，然後又調動大軍，向我大洪山、荊山等腹地進犯，一面捕殺耕牛豬狗，決堤放水，強姦婦女，同時又帶來大批的偽鄉保人員，偽鈔票等進行破壞，妄圖對我根據地以毀滅性的打擊。但是，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爲，更激起了我全體軍民的義憤，我們和敵人堅持鬥爭了三個月之久，老百姓在反掃蕩的鬥爭過程中，更勇敢，更有組織起來了，如大洪山上的農民，他們拿起斧頭，也砍死了幾個敵人，這種鬥爭的信心，隨着淮海大捷的發展而更爲堅強，直至解決了黃維兵團與我在客店坡（京山北）給匪軍主力七軍以有力的回擊以後，敵人才被迫倉惶撤走，白崇禧的所謂「總體戰」便遭遇到可恥的失敗。

一年以來，我們粉碎了敵人的幾次「掃蕩」，勝利地堅持下來了，我們站立在長江邊上，直至這溫暖的春天伴隨着南下大軍的到來。

一九四九、二月。

蔣匪區農村見聞

湖北蔣匪的「役政」與「糧政」

——蔣區農村見聞之一

記者去年十一月隨人民解放軍進攻大軍挺進至江漢地區時，在一位教書先生家裏看到兩首民謠：一首是描寫蔣匪在農村中抓丁後的淒涼景象；另一首是表現人民對蔣匪徵糧的憤恨。原詞如下：

——
黑芝麻，開白花；
小媳婦，走娘家；
見了爹，見了媽；
「公和婆！問候啦！
咱家裏，可好吧？」
「唉唉呀！真沒法；
你的哥，沒在家，
吃無糧，穿無花。」

說着說，淚巴巴。

「我的女，你怎樣？」

「你的客（即女婿）拉走啦！」

唉唉呀！我的媽呀！」

二

高老蒼，好玩槍；
拉開門，子上膛；
門合好，細端詳；
不小心，鏗一響；
一打打着徵糧的王保長。
這一下，把禍闖；
真有種，不心慌，拖着死尸往後崗。
日他媽媽操他娘，
誰叫他偷着來徵糧？

蔣區老百姓唱出這兩首民謠，不是沒有來由的。

蔣區老百姓把蔣匪的「役政」叫作「疫症」。（自去年七月蔣匪實行反革命的總動員以後，抓壯丁的恐怖就像瘟疫一樣的在農村中流行起來。）起初是師、團管區抓，後來是省保安隊抓，民團自衛隊抓，鄉保公所抓，匪正規軍所到之處，更是瘋狂的大抓而特抓，在隨縣、棗陽一帶只團管區一個抓丁機關，去年七月到十一月就抓了兩三次，根據俘虜的鍾祥和隨縣蔣匪的口供和縣「參議會」的文件顯示，隨縣在去年年底要抓丁四千、鍾祥三千，而有些被視為有「赤化」歷史的縣份如黃安、經扶、潛江、沔陽等縣，則使用毒辣的「移民」手段，要將全部壯丁集中帶走，讓土地和村莊全部荒廢。

抽、抓壯丁的方式，各縣份裏開頭普遍是所謂「二抽一」，後來是「父子要當兵」一把抓，即使兒子被抽走，父親不滿四十歲的還得去，就是分了家的弟兄二人也都要被抓去當兵。有些地方用了各種新奇花樣，如在武漢附近農村裏是用「開會」、「投偽國大代表票」、「清查戶口」等欺騙手段，將壯丁集中在一起後，就用槍桿押走。襄

河以南的老百姓叫抓丁做「當連長」，因被抓以後，即用繩索捆「連」起來，然後關着餓三兩天，再裝上汽車、火車或船隻送到遠方。去年十一月間，湖北壯丁七千多名，在由南京轉送上海途中，即在黑夜集體跳車逃跑，跌死跌傷的不計其數，只有很少的幾個逃回故鄉。被抓走後的壯丁家屬，惡霸地主和鄉保人員可以隨便霸佔，記者在解放鍾祥城時，遇到一個被蔣匪抓來餓了五天的老鄉劉世鈞，他說就在他被抓走後的當天晚上，他的女人即被惡霸嚴傑仁強佔去當小老婆。

與抓丁同時進行的是徵糧，兩者是蔣匪在農村中的兩隻大吸血鬼，據棗陽吳家店第三保八甲張甲長說，在去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內，經他手交與蔣匪的糧食計有「軍糧」、「民兵糧食」黃穀五石，「自衛糧」黃穀五石，鄉公所還收糧食黃穀十五石，「慰勞米」三石五斗，僅僅兩個月的勒索即佔該甲全年全部收成的五分之一，而大量的「購糧」、「派款」等還未計算在內，要指出的是吳家店一帶還是一個缺糧區，其他產糧區還要搜刮得更厲害。

蔣匪「田糧徵購處」收糧，要農民交「頂好的」，有些徵糧機關備有一個特別構造的大風車，糧食經過風車後，通常一斗就只剩八升，如果糧官們不高興，一斗過風後就只餘下五升，送糧的人被迫含着淚補交。所謂「購買軍糧」，實際上就是搶糧，據應城偽縣長袁浩然自供：今年三月間應城的稻穀，每市石合七十萬蔣幣，但糧食部的規定僅十五萬蔣幣，僅及市價的五分之一，而一般地方，有意拖延給錢，實際上連五分之一的錢也拿不到。又例如去年六月購的糧，到十二月才按六月糧價給錢；而前後半年間糧價已經漲了八倍，很多大小集鎮的糧行米店，都是這樣被「購」得破產了。一般農民都控訴蔣匪連他們的穀種都搶光了。

在蔣匪抓丁徵糧雙管齊下的吮吸下，使原是一塊豐饒米麥產區的襄河兩岸，成千成百畝的土地盡成荒蕪。記者印象最深的是鍾祥和江陵、潛江一帶，這裏很多農村在前兩年新四軍在時，還是一片綠油油

的禾苗，如今是長滿蘆葦叢草的荒原了。今年一月間蔣匪會計劃在襄河南北兩岸一次要劫奪幾個整編師的糧食，如果不是人民解放軍及時挺進江漢，又要有數百萬人陷於饑餓了。

四八、五、十八、

記蔣家朝廷的一個統治細胞——鄉公所

——蔣區農村見聞之二

走遍中原，約莫相距十來里的鄉鎮上，就可以看到一個個巍然矗立的碉樓，在這些嶄新的「封建堡壘」下面，就是陳腐的蔣匪統治細胞——鎮、鄉公所了。

今年一月間，記者偶然訪問了湖北棗陽縣板橋鄉鄉公所，這是蔣匪無數基層組織中間的一個。

讓我先把這個小小的官僚機構介紹一下吧。板橋鄉公所內設正鄉長兼自衛隊長一人，副鄉長兼民政股主任一人，財政股主任一人，鄉隊副一人，財政、民政、經濟、文化、戶籍等幹事五人，自衛隊廿七人（內鄉保長勤務兵十一人）保長（屬八個保）。保幹事、保丁（每保兩人）共卅二人，如果連所屬五十四個甲的甲長都算在內，這個還不到八千人的板橋鄉的小官僚機構，就有一百二十二個人了。平均六十多個老百姓，就有一個替他們「辦事」的「小官吏」。

鄉保人員，都是些什麼樣人呢？據該鄉副鄉長胡文遠談稱，鄉長高鵬程，鄉隊副高志德，過去當過兩年兵「嫖賭，貪污都差不多」；一保保長田運壁，開狼行，放高利貸；二保長杜北海，老頭子，在狼行裏寫賬的，還「老實」；三保長楊志明，小學畢業，「死愛賭博」；四保長楊克心，學生出身，「愛游散，心眼壞」；五保長王洪

先，閒散人，好賭，騙錢勒索，愛「搞皮絆」（即嫖女人）六保長陳和明，「嫖賭都有份」，「會搞個黑錢」，七保長高良漢，地主，好賭，「會搞錢」，愛「搞皮絆」，八保長張季其，愛「搞皮絆」，「有時也抽洋煙」。至於其他那些保甲人員，大都是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和農村中的地痞流氓，這就是蔣政府基層行政機構的人物，這些人物都是在蔣政府高唱「選拔地方公正廉能人士，充任鄉鎮保甲長」之下挑選出來的。

鄉長一級薪俸，照規定每月米一石，職員五斗，計全鄉公所開支（保除外），月需約銀洋五十餘元。其實遠不止此數。在這塊窮鄉僻壤裏，雖不能說「金保長，銀鄉長」，但鄉長的生活，也够相當闊綽，勤務、馬匹、衛士、兵丁，樣樣齊全，他們這些揮霍的巨大數目，除吞沒該鄉的廟田、學田、充田（因打官司而充公的）的公產以外，大部分是靠捐稅和敲榨，這兩年來還增加一項極大的額外收入，就是頂賣壯丁，每期可以賣一、二名，每名可得銀洋五十至一百元，這往往是在所謂「鄉主席」（參議會）的共同作弊下進行的，已經成了一種「合法」的收入。

鄉公所的全部工作，歸納起來只有了、伏、糧、款四件大事。財政幹事是徵收錢糧的，民政幹事是管「等因奉此」的，經濟幹事管伙食，文化幹事管寫標語，戶籍幹事管調查戶口，其他上自鄉長，下至勤務兵，全部精力都放在催徵了伏糧款四大項目上。據該鄉卅六年度下半年工作日誌上載：抽到壯丁三批，頭批五人、二批七人、三批九人，為搶修襄花公路，徵伏五百餘工。至於徵收行捐、豬頭捐、門捐、營業捐、田棵捐、攤販捐、截亂費、修建（碉堡）費、槍枝費……催收田賦、公糧、自衛穀、國民兵食穀……等等工作，幾乎每天都「派人去訖」，此外，還強迫開過一次鄉民截亂總動員會，和開過一次選民大會（選「國大」代表，到會百人）這兩個會的目的，其實還是在抽丁斂錢，所以仍可歸入四大項目之內。這就是蔣匪的「建立康

樂富強的新中國須從下層做起」的真相，這就是那些「公正廉能人士」給予老百姓的「幸福」。

今年一月四日解放軍來了，這個腐朽的基層組織被打碎了，老百姓起來發洩了幾十年來抑鬱的憤恨，他們紛紛起來平毀碉堡和控訴土匪們的罪行，同時，成立了一個真正為他們辦事情的板橋人民民主區政府。

一九四八、五、二十、

家和日子旺 [小說] 俞林著 三元

人民英雄董存瑞 [大鼓] 石化玉等著 三元五角

第二輯

糧食 [戲劇] 洛汀海默 朱星南著 三元三角

英雄的父親 [報告] 西虹著 三元五角

人民的砲兵 [報告] 周潔夫著 四元

落後的腦袋 [小說] 李爾重著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人民藝術叢刊

★本叢刊各書均經武漢軍管會文教部審定★

第一輯

- | | | | | | | |
|-----------|---|-----|-----|-----|------|------|
| 東方 | 紅 | 一歌曲 | 該 | 社選 | 三元 | |
| 論在誰的手裏？ | | 一戲劇 | 余曉 | 等著 | 三元 | |
| 九 | 件 | 衣 | 一京劇 | 宋之的 | 等著 | 三元五角 |
| 歷史的暴風雨 | | 一報告 | 劉白羽 | 著 | 四元五角 | |
| 論工人文藝 | | 一論文 | 荒 | 煤編 | 六元 | |
| 羅達大別山 | | 一報告 | 王 | 匡著 | 三元五角 | |
| 農民文藝運動的開展 | | 一論文 | 荒 | 煤編 | 三元五角 | |
| 馮運 | | 一詩集 | 黎 | 之著 | 三元五角 | |



定價本卷
\$ 2.50